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菼稱蕩甫較閱

壬戌三月方震孺奏封疆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矢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郵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旨定奪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二十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承高厚等曰我受　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

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爲佐姪高世彥道之甚詳夫邪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眞烈丈夫哉經略以柴千東弁公署燒之主僕尸成煨燼矣

遂王化貞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

方震孺奏非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捨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愼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

相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失照律分別治
罪亦復何辭
兵部覆方震孺本奉
聖旨高邦佐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
世襲與祭立祠還與謚併張銓何廷魁同祀該省在
京鄉祠祠名山右三忠羅一貫贈都督同知襲陞三
級仍與謚祠祭高邦佐父母誥命義僕高永優恤俱
依擬其戰殞將士祁秉忠併劉渠等作速查明具奏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議得岩關一綫實係 國家
安危據總督王象乾疏似有深慮相應移咨兵部速

具回咨以便會題隨准兵部回咨稱督臣一疏極言經撫未可出關此為出關而言也至欲留經撫于關內修工撫夷以圖恢復是時未見處分之　明旨耳今撫臣且被逮矣經臣革職聽勘矣經略員缺着廷推速補矣言官累疏又申明　前旨矣緹騎星馳逮者業已登途行者必將解任　皇言一沛有同渙汗且經臣求逮按臣請勘朝議紛紜盈廷聚訟予奪生殺惟　命是從其或　軫念岩關憐才使過總候聖明裁斷本部方揭疏待罪自請罷斥其何敢擅議等因前來該臣等會同署兵部事左侍郎王在晉

等會看得河西復陷諸堡皆空戰與守并失之經撫之罪夫復何辭王化貞已奉　旨拿解來京究問熊廷弼亦革職回籍聽勘似無庸于再議者惟覽督臣王象乾之疏山海係　神京門戶安危關係非輕議欲姑留經撫待罪山海修守撫夷以戢定人心而保危關猶或可收桑榆以贖其罪此樞臣所謂軫念岩關憐才而使過也但恐　明旨一到毋論化貞已逮登途即廷弼亦不敢不回籍聽勘未審能追而還之以濟緩急否極力綢繆督臣畫之甚詳當與視師樞臣悉心而共爲守關計矣既接回咨又伏商確相應

具題恭候我　皇上裁定非臣下所敢擅便也
撫臣逮經臣勘已奉　旨矣總督之疏亦緣情面發于未處分之先斷無收回　成命復用經撫之理乃吏部不肯任而推歸兵部時署部者在晉也冢宰同少宰于朝房會議必欲強兵部議留而兵部不允少宰王墨池大譟而兵部終不肯仔肩冢宰張誠宇勒令在朝房寫咨即刻據咨以覆次日周朝瑞上疏閣臣復有熊廷弼留着用之票擬
上怒令中使問輔臣輔臣曰熊廷弼似勝王化貞
中使如其言以奏　上曰熊廷弼走得快果勝外

廷聞是言而留用經臣之議始息然同黨不得不深啣兵部矣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伺並無人影○兵部覆科臣條議着錦衣張懋忠操練班軍領班都司指揮聽之專制

王化貞揭職失守封疆罪應萬死第不宜以職之故誣衆人鎮武副將劉徵率金礪殺入重圍劉徵刺殺數賊中箭落馬金礪不知下落劉式章被箭貫髀釘于馬鞍之上見有馮時昇等撜之乃謂其先逃孫得功黃進先登陷陣人所共見高監軍曾為職言其回

城順賊必有計誘之者蓋小人以勝敗爲向背從古已然何論此輩其家屬出城至二十里鋪趕回足知非夙謀也○高出揭賊攻西平羅副將悉力防禦打死賊屍幾平城之半會藥彈俱盡賊用雲梯登城城陷城上步戰與城內巷戰殺傷賊甚衆羅一貴死之各將所統兵與賊相持至日昃逼賊與接戰孫得功等當前忽開陣兩分者納賊兵者賊徧衝突左右諸營皆西兵也遼兵營開李維龍祖天壽等輒大哄而奔非面鮑承先前面蔡汝賢等一齊潰走不可復收衆出傳令收還鎮城無一回顧者及過盤山堡亦盡

奎遂還廣寧與撫院商固守之策豈意孫得功黃進等入城倏忽之頃百姓奪門而走奸弁據門而守滿城鬨沸殺人刼官遽而爲夷也哉出是夜與撫院同至閭陽驛次日渡至大淩河見經院共議使撫殿後經前行仍傳諭各道沿途區處潰兵逃民有諭帖見在邢監軍可其質也嗟嗟奸弁之欲賣河西久矣去冬奴既不肯來百計誘我使往入春我覺不肯往百計誘奴使來攘臂而遂鎮城者孫得功諸人也事至今日亦復何言

署部王在晉奏臣惟朝廷設立言官値此封疆失

守之時持正者當定入關之罪案謀國者當議守關之長策至於鬪言剩語盡付東流何必藤葛糾纏爲此無益之構鬪初遼撫差官冷繼祖口傳遼報作聞之在疑信之間卽巖關至重一疏原謂口報不足深信未嘗以爲確據也今廣寧陷矣守者奔矣縱使教場劄營是實何救於亡走卒之言原無塘報承能執券以相稽舉朝之論自有公評何必偏詞以定罪乃科臣劉弘化累疏抗言只爲劄營教場求討糧餉數字謂撫臣王化貞於失城之後卽與衆同奔未嘗劄營少駐不窒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夫封疆之臣

不死封疆自有明明正正之法或二十三日而走或二十三日而走其走均也。或教塲有兵。而失地或教塲無兵而失地其失均也。今惟按最大之題目以定諸臣之罪狀。何必屑屑然論走之遲速哉。若欲坐撫臣説謊之罪。而抹去失封疆之罪。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也。失輕重之衡矣邇緣遼事潰敗臣挺身越俎。力屏羣囂。蝟集之案牘漸清。鼎沸之人情少定怨勞獨任百責攸歸。胡然而有卿貳縱橫極意逢世之語。當今世道已陂人心大異。臣不能占風望氣趨會附合。使骫髀之骨化爲繞指之柔。其側目於臣有日

矣今幸以無聊之語不切之詞枝外生枝節外生節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微波一起定有狂瀾。長
年操舟亟宜引避。臣知所以自處矣。奉
聖旨邉事正急料理不暇口報審奏既明何必更辯
宜安心任事不得引避
御史潘雲翼題今日招兵之官紛投越俎濫觴一至
此極政府招兵矣豈非欲河魁在手權奸惟其所作
用乎計臣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爲呼應
乎陽武侯招兵矣吵口當關之虎豹而又云萬人止
可護京城抑躭躭于厚餉重糈何爲乎駙馬王昺之

招兵古心權門之鷹犬已。被公疏。摘發其奸。輙狺狺焉抗疏肆辯何說也。鋼輪地雷等砲有何不傳之秘以中外謠言之李天臣緊閉之將軍教場而任其造作六丁六甲之陣俱屬不經之說以遠邇煽惑之藺國威尚令其出入都門而莫可究詰諸如此類難以殫舉與言及此殊可寒心乞　勑該部及巡緝衙門嚴行稽查蹤跡詭秘之輩盡爲訪拏庶亂萌杜而神京鞏固矣

河西既失　京師勳戚各欲招兵駙馬王昺疏先得
旨允其招募矣疏下部晉久之不覆閣臣沈

公潅謂余曰年兄何堅執如此余謂　本朝無駙馬招兵事例且此屬盡爲身謀一有緩急止圖自衛　國家安所用之椒房之戚有耦猜之嫌一下招兵之令長安中奸宄盡入其門　輦轂之下將有不測憂不在巖關而在蕭墻之內也駙馬公見予大誶輔臣周招兵者力爲左袒予終置之弗應而巳

王在晉奏慨自河西失陷文武諸臣抱頭鼠竄臣叨署部篆自當按法參論乃科臣劉弘化不以　朝廷封疆爲重而只爭口報中劄營教場之四字此四字

有何緊要明知其非緊要而數數爭之謂遼撫之走
不後於經畧耳同一淫奔之婦不罪淫奔而爭淫奔
之先後異哉科臣之論今日傳之海內他日傳之
國史知天啓年間有此奏疏不可無樞臣之一駁也
自有樞臣之一駁而科臣語塞不能措一詞乃轉云
樞貳之誤　國夫閫外之事經撫主之守不成守戰
不成戰自有任其責者以樞貳爲誤　國當初何不
廢經撫而專責成於樞貳微臣總理三部兵不足餉
不敷器械不給則臣之誤也兵足矣餉敷矣器械給
矣委而弃之者何人非臣之誤也非臣之誤則非臣

之罪也至謂經撫单留兩留之議爲樞臣所持单留之議在正月望前至二十日而奴兵已渡河矣數日間卽御飈車羽輪不能更換此時欲議抽回一人不幾於說夢耶若論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繇經撫之不和而不知經撫僞爲不和以圖卸担以掩失封疆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當世之豪傑比其敗事欲諉罪於內而云稍悔前錯夫部臣何錯之有錯於推諉而不錯於責成豈協贊戎樞者錯而棄城失地者反爲不錯耶豈抗疏糾參者錯而奔潰入關者反爲不錯耶經略非累人之官六科舉臣臣

不以爲德。亦不以爲憾。中府會議之日弘化在焉。而
謂未嘗先聞。意者添設借題有警乏之才之歎。此疏非
弘化之親筆耶。今　廷推不論才而論圈。計圈則當
居後。論秩乃爾居前。此會推之異體。尚候　聖明之
裁酌　皇上未經點用。而科臣先設猜疑。釋憾之語。
以爲異日呼號同類媒孽之張本。是科臣竟日車馬
奔馳。商量計策。眞爲得算。而未望臣之進步。先爲臣
畫退步也。科臣此後無贅言。而臣恐不得不言矣。奉
聖旨中外多事。正苦議論紛淆。王在晉佐樞任事不
避嫌怨。這所奏事情前後具明無俟深辨科臣瀆奏

已有旨了
御史左光斗題項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慨
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略矣
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密勿贊相有人一時似覺
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
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
得其故查景泰三年于謙爲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
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
偶爾有病且不能待况併其官而無之者乎竊謂
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若如　祖宗朝

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部故事　特命承宗
兵部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
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救岩
關而揚我武莫有急于此者也乞　勅元輔早斷以
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
屢被彈章義難就列倂乞速賜處分毋徒滋人言而
悮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職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
疆職不能爲之諱統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奉
聖旨兵部事着閣臣孫承宗暫掌
孫公一日入閣一日于兵部大房決事左右侍郎

力趣之終不出堂凡發一疏更削數次寫本人役甚苦之部務如叢日至壅積予初總理三部及署部篆晨入暮歸無晷刻之暇今得越旦進部曠日悠閒心熱于邊聲之至急矣

署部事王在晉揭河西失陷後人情洶洶都人士莫不潛窺動靜以卜安危若本部張惶無措人心鮮不動搖是以外示鎮定而心實岌岌焉每日戴星披衣侵晨入部治事漏下數刻方回凡屬防守山海薊門京師畿輔及募兵練卒調撥入衛緊急事宜靡不畢舉當本兵行邊之月職方杜門之時外急邊籌內彈

國患心耨筆嘻頭須爲白神稿血枯而職且病矣凡題覆疏百餘。字句冗長。報多不錄。秪將目前緊件。併山海薊門兵數。聊述崖略明開臚列。年來百事情竅卽極力振刷未能卒辦若徒陳紙上之空談緩急奚裨惟中外百執事共圖之

在晉辦能經畧揭向來遼事因經撫紛爭職調停極苦議論極平未嘗執意主戰舉　朝靡不知之卽熊芝崗以見聞遞相遺亦語職曰老公祖主守者也職何敢誣手書具証奈人情各異混扯浪猜中藏結構殊不可曉援兵東行關門點發悉聽經畧兵權在握

豈曰無兵撫數談戰明白以虛聲告便當信其爲虛何必扭之爲實故不和而爭非以實爭也奴賊過河西而師敗非我兵過河東而戰敗戰守之罪不知何居職今決策東行成履虎之勢無騎虎之謀一揭入都其應如响風狂浪急而以破舟漏艦相加遺汔濟與否天下萬世必能諒之職可無言矣

先是熊公揭有爲東事而添設者未經東行一步蓋指晋也彼時以東行必無幸驅之死地不容其獨生一國事至此眞無可奈何委身聽命而已

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題臣仰見　皇上留心邊

事加意用人頃銓臣擬宣撫解經邦爲經略隨奉
旨擢用一時爲快而亦有以嗛爲惋者不意經邦肋
惜于北膽落于東頃若此總緣敗衂相仍纍囚接踵
故奮起功名之念不勝其苟全性命之心彼其黃金
横帶調經緩于杜門白羽驚心肆嫚書于山啓不知
國家養士謂何而有此也年來因循旣久誕謾相成
利則衆趨害則衆避無復羞耻無復撿繩若不立誅
一切弃疆忍死之臣更取諸奉命不忠任官不效者
立繩以法恐魑魅公行豺狼難問凡食祿担爵有國
家之責者任其相護相狥忍于負　朝廷不忍于負

私友此其保位全體寧減于經邦而尚敢訕笑其懦乎。且如四川招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狗狠狼貪既切傷桑之恨。藏頭縮尾。尚稽懸槀之誅。蓋臣兄川東道孫好古以二人之起釁而死臣故知其貪狠甚詳而西南半壁爲騷何可不一問也。又如南路監軍道梁之垣未梟先邀麟王。晝炫家園之錦。夙占海上之槎。方奴酋內犯曾不聞一矢相加遺。而佟爾腰纏居然壟斷。是固與萊撫陶朗先同科。何可不一問也。又如招兵御史海士任壯猷未結于北門登譽先騰于蜀望其兵幾何其餉幾何當　主上憂勤之日爲

故鄉富貴之游。豈杜下之彈文僅爲他人設也耶何可不一問也。又如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時當並水之蛟情若兩姑之婦。既厚師門。兼懷友誼。曾不思人臣一意公家。寧得曲狥同好。臣以公鄞曾勸其力爲明主忠焉而不能用也。作好軍中徬徨塞下何可不一問也。又如薊州兵備邵可立偶遭亂卒之變旋來御史之言。卽清謹有執而未正囂陵遽難展布何可不一問也。又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罪可詳核法當並逮撫字已難再入。剛愎詎可重來。而力護同心。各爲左袒。鶴表方殘。虎爭正力。豈是非在城郭

人民之外。而以經邦裹足遂謂天下無豪傑耶。何可不一問也。以上數臣或雅負才名或誓臣多難而志有所不滿。力有所不能。總之視國不若其家愛身不以其道殆有視經邦過者。且其事盡關兵政故臣得執大義以繩之。

疏出樞輔時望赫然。乃其所抨擊之人。後來輒多救援代為辨析。首尾兩端。如出二人之手。殊不可解。

會廷經略

吏部等衙門尚書張問達等看得今天下事勢至危矣廣寧失守一墻之外即為賊窩所恃以過方張之

强虜莫虓虓之國步者惟經略一臣是賴故得人不得人在昔也利害止中于邊疆在今也禍福將貽之廟社况舊任者既勦績推者復斥則選擇而使尤萬萬不可苟且者臣愚以為獨見有限衆論難淆倉卒則未詳慎重則無悞于初四日會集九卿科道等衙門于中府每人給筆使各註堪任職名羣議紛紜至暮收單命文選司郎中王洽手彚臣再商之閣部諸大臣又以為舊歲中府會議添設兵部侍郎王在晉原以備經略之用今茲舉者更衆單圈可凭則臣部又安得外會議而他求也恭候　命下即令速赴山

海駐劄視事一以見　國家尚不乏人一以見臣等
不敢專擅臣非敢因噎廢食而故爲此鄭重也再照
文臣知軍旅起自近代而經略則昉于弱宋才不必
追韓范目不必識韜鈐事急則强之節鉞事敗則逮
之囹圄此猶人有膏肓之病而以身聽庸醫試藥方
者也伏望　皇上簡經臣之後即　勑令兵部亟選
大將推轂而任速爲函關丸泥勿專以軍旅責文臣
也今新經臣未定山海無統攝之人仍乞再須　嚴
旨令視師兵部尚書張鶴鳴同總督尚書王象乾將
守關事務一一共行料理以需新臣之至不可使賊

窺我虛實而生其長驅之心至新經臣更望　天語
叮嚀若其樹有成効即加不次爵賞庶足振勵人心
責之賈勇封疆幸甚
三月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王在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
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寫勑與他邊事正
急着刻期就程不必疏辭
解經邦稱削後人無肯任經略者閣臣沈公漼語
冢宰張公問達云王憲葵有福相其人似可當重
任益司寇王公紀也冢宰謂予云憲葵與公善可

往一探之予謁王公告以故公不辭不任即以復
冢卿次日王公會予于朝房執予手曰此烏程以
宿忿害我也公向冢卿勿慫慂又一日而王公疏
參閣臣之修怨矣人情之畏避若此予如堅意再
辭豈不輕　朝廷而羞當世哉

在晉辭疏奉
聖旨封疆重寄卿以猷望簡任宜一意肩承用副委
託仍遵旨刻期就道不准辭○在晉得　旨即行
通政許維新書云數年前遼人掘得碑上云又女
木子欺日月八牛九鼎堅如鐵三門一土嶺頭看

腥山染盡冬人血此語天下通傳至今一切符契一土王姓三門必閆監軍奴自姓佟想當膏斧染鍔于關山之外非曲說也嶺頭高第也〇御史楊新期書云前歲已傳有大將在吳之占今其驗矣顧近日亂視亂聽者甚多堪集思廣益者甚少語云閫外將軍制之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總不必與爭于筆陳也奴賊飢則攫取所必至第堅壁清野彼窮極生變亦理有自然惟持重毖慎至望

經略王在晉奏臣至謗非荷蒙 聖恩拔臣於儔儕委以經畧重任今 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 朝

廷用人孰有重於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客安危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非之驚魂未定。鈍戈朽甲委頓成丘。廢堞頹垣凋零度歲臣雖未履其地而逢人細問城未增而高也池未鑿而深也兵雖多而不知練也將雖有而不堪任也欲恃兵力而兵亦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又不可恃臣之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厤耳。聖明出類之資瑞應河清天子一人有慶爲百靈之呵

護耳臣藉　朝廷之福撐架危疆萬事身肩無敢遜
避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而外亦不危則今日之急
急于憂內又微臣一念戀　主之情不容自已者請
得而陳其畧可乎一曰防內患夫兵以弭患也而不
戢且滋患當河西初潰都民惴惴焉以募兵爲急務
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
之雄一時畢集竊切必多爭鬬必甚焚掠必起臣是
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
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務宜督
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提手須用防閑賭棍酒

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橫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羣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粮原兵去彼就此弃少就多者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鉄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繇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長安之爲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爲奸細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向來五城各坊未聞一獲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間有

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不深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緝奸者必精察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購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於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蠟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遇警即搬移入城凡倉庫牢獄僧房水戶等處遇警即謹嚴稽察凡弓箭火藥銃砲刀槍等件遇警即撿查整頓。凡軍民匠役丁夫精勇等項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令都

中緊事莫緊于禁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叅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火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檢今漸非其舊矣班行業雜防範疎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 皇城守備值常朝之日有疲卒數人持棍邀喝至于等閑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內地常虞失盜而

異奸未免潛藏、申嚴　祖制銷萌剔蠹　皇居邃
密可杜蕭墻之釁矣。五曰節　內供年來遼左軍興
供億繁浩甚以川黔造孽、支應東西、新編五百萬有
奇而歲費且三倍焉、民閒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
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也。
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
城郭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撫運將來
經費不可勝筭、即防守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
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
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于燕閒之

賍須密密清查　御帑倘　瓊林大盈之積易竭難支、百凡　內庭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廢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曰急內應關門駐劄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粮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躭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得　旨、又遲一二月而得科抄、有抄到累旬而不覆者。有起解浹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爲等閒之漫視。臣今又外出矣。將來恐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

憂焉。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愆期誤事矣。之數者皆屬 君心之運量 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之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姦感格 天心以綿 國造臣願竭狗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矣。忠臣去 國不忘其 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 聖明之裁詧焉。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深慮淵猷着各該衙門用心料理內供當節朕知道了卿啓行在即特賜蟒衣玉帶還

與尚方劒行事勉建功勳以慰朕望該衙門知道
在晉請帶司官分理奏
聖旨沈棨素稱勤幹着同卿前去委用
御史陳保泰題參贊畫何棟如當遼陽報陷之時募
兵浙中及今廣寧再陷之日贊師關上其自許慷慨
似有可稱而孰知其不然也何棟如領南部錢粮不
知幾何但聞其到浙中住虎林書院遊湖登山酣歌
嫖賭月無虛日聞與浙宦柴應楠一夜賭輸至三千
餘銀此三千之數從何來哉皆南中攜來買兵之餉
也科臣蔡思充言其錢粮自領自散難以稽查事皆

有據言非風聞且不但此也夫富商不肯爲兵船貨
不可用戰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大開騙局入告
至疏奏之後亡命虎棍徑自封船臣鄉商人如張棟
洪喬宇等共三十餘船每船各送銀千兩乃潛放遁
去大盜禦人白晝攫金自杭城內外居民行旅被兵
搶掠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至買察將吳錦衣假劄
募兵幾致激變皆何棟如爲之也彼其自謂二十年
言兵夫使棟如有奇謀秘計不可測識臣不敢知若
言兵而欲招富商爲兵敗商船爲戰船其昏憒誕妄
伎倆立見可堪贊畫否以條奏之疏爲開騙之局大

贍欺　君肆行無忌此其罪可勝誅哉臣望　皇上亟罷何棟如如科臣議稽查募兵錢粮額數并行追贓正法庶貪臣如何棟如者可警也

經畧王在晉題伏念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畧者比前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復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恐視嶮巇之顛蹶又

覊轡縶扣直令蹴躤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綴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不痛不癢。無所用其搔爬。若淺若沉。實以藏夫譏刺。平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豔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臣歷俸三品四閱年。時祇緣道路奔馳。尚虛時日。未經課滿。尚書循次。非若起家廢置越次超陞者。試問

通國人情誰肯直任經略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細闢之是羞　中國也謂當世眞無禦侮之士滅奴之人。是輕當世也。臣不敢爲毛遂之自薦。亦不敢效王陽之逡巡。拜　命即行以壯　本朝士大夫之氣。故知臣者與。臣憐臣者慰臣而姤臣者思媒孽臣。臣當此萬難萬苦之事。未易求全。處茲至險至危之地。何難吹索現前無罪可指。亟宜打透機關矜全末路。倘遂臣而使之歸。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陰謀搆鬬。禍移于　國。臣之所不忍聞也。封疆告急非臣子舌爭筆戰之時。但願　皇上默矚臣鄰中議論孰爲正直孰

爲頗僻孰爲爲　國孰爲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乎。　睿照天下事决裂至此。尚不回心滌慮。急抹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祖　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　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深談　朝事。一心以急邊籌矣奉
㫖巖關重寄卿能一意擔承中外倚賴誰復求多
覽奏忠計苦心朕悉洞鑒向來議論偏私已有屢㫖痛誡大小各官當共以國家爲念務令任事勞臣盡心展布毋蹈前轍期濟艱危該部院還一體申飭

四月王在晉題逛京險要臣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可升爲天險山川丘陵爲地險我　國家奠鼎北平遼東左輔所依爲險者也遼瀋沒退而守河西則險失矣乃河西又失退而守山海山海一關不過防軍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來左爲山而右爲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則猶郡邑之城郭也彼遼瀋開鎮廣寧皆東方之重鎮且望風瓦解豈一關所能獨禦哉榆關既無險足恃則自　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默察其形勢辟之居室者然藩籬以及堂奧層層節節俱有關鍵而後盜賊無生心也。

此有　國家者所當亟圖也近　京者爲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幾及一萬倉粮亦有數萬臣以爲畜兵于　京莫若畜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即至　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第通粮較薄而　京餉稍厚厚薄相形兩軍未安茲處耳。過通爲三河縣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冬夏水不涸挑浚沙濬之使深壅河流漲之使潤阻上則沙可囊潤下則水可毒河之東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築土堡藏火器山中伏發首尾擊之敵勢必殺即不能殲日相持而少遏其狂鋒亦可令近　京一帶地方整備三河

以往爲薊州山不甚險然城郭依巖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玉田豐潤道途平坦非宿兵之地第見流民接踵哀哀乞賑而各縣庫無長物倉無餘粟臣以單車就道未經　請帶錢糧愧無以應止令報名批所屬查議賑恤而無米之炊恐不能使流民之果腹也行次永平城外有山有水山可設疑設伏流沙旋繞淵水瀉溪阻河而軍擊其半渡我踞其勝賊不敢窺關門以內所恃爲垣壁者第臨口甚多倘賊繇他處漫入永平非必繇之地而各監守軍掛虛籍冐虛粮軍弁放班以取利戍卒高臥以偷安營

馬因差役繁苛草料騰貴馬骨崚嶒悉成下駟所謂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兵副總之設當非過計矣薊永之間物力大困既開冶局又設木場既買豆料又供芻草草一束連腳價二分五厘而盤運交納每束費銀一錢有奇及至交收各兵用以充薪而不入于馬腹民利于折乾軍亦利于折乾而馬死不問馬不死而進草之人必斃矣今軍械甚乏取之工部工部已虛取之薊永薊永必買鐵于它方聚工于別郡卒卒不能湊手夫為遼而空薊永今又役薊永以防遼推之昌平宣大各鎮空虛亦然遼不能存而各邊有唇

危之勢甚以避民充塞釀成腹心之患殆不可測則今日之籌邊亦未易言矣自通及永中路城堡如邦君鎮沙河深河驛堡俱新築皆可以守但蕞爾斗城未堪堵截惟榛子一鎮可以屯劄千人爲襟喉緊要之地籍令民不奔而効死是處可用爲防其奈正官多缺政事久弛如永平一道一年三易昌黎一縣缺官不補欒亭遷安三令俱病臣經行七百里所遇止三河盧龍撫寧三縣令通灤二州守而已烽火達甘泉而州縣之堂閒無其人乃山海一關銅章墨綬之纍纍著車輪馬足之卷盈益寡裒多在用人者所宜急

講矣。臣諦觀近事人情隳于積玩吏道敗于因循紀綱頹于姑息。財用竭于供輸。武備弛于調援。屑火欲然而燕安如故漏舟將覆。而及溺不憂。日挨一日幸其不來。來則惟有打疊行裝。急忙奔竄已耳。人心如此。臣即極力振刷。恐不能頓挽頹波。矧大敝之後求治太銳。勢處中格。而邊情急于風火。又未可忽忽悠悠。須臾少緩者。目前百事必須從新做起。着分毫舊套。不得。不識同事文武諸臣能委心以相從否也。奉旨這奏內事情各着該衙門作速料理應奏請者。即行奏請。不得耽延悮事。邊疆緊急全賴大小臣工秉

時協力內外相應者仍前怠玩查出重治不貸
給事中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奉有駕帖二紙
拏開杜茂等一人開修下年科臣熊德陽當即僉名付
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詰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
諭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巳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
許拏杜茂一人如多拿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
旨調外任用夫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誰敢以私
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須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有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防
非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不

無豸起葛藤科臣倪體乾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諭再申約束撫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伏乞　聖度包荒亟二勅德陽照舊供職人心國是永賴之矣

張鶴鳴題經略答應官孟承勳舍人王朝玉九人渡河挑奴進兵十九日奴兵過河劉渠與監軍道高出在鎮武堡議奴兵衆堅守又戒西平堡副將羅一貴嚴守邀撫亦嚴令謹守不可戰參將黑雲鶴要戰羅一貴不能止二十日將兵出戰敗奔至西平堡門奴兵追及死之環攻堡無次城上砲石打死奴兵無

賊屍幾與城平李永芳使人持旂大呌曰知道守城羅將是好漢速降同享富貴一貴大罵曰　朝廷何負逆賊而反使人城上持旂招之曰賊速降免賊死永芳大怒併力攻之矢石火藥俱盡城破一貴死都司陳尚仁王崇信同死二十二日經略差王榮持高柄牌硃書總兵官與將官不上陣者與千把總同斬千把總不上陣者與軍兵同斬一個不上陣者一隊斬六隊不上陣者俱斬又差人持旂發諭帖與總兵劉渠渠見諭帖面色如鐵即上馬督戰高出止之渠但搖頭不應而出此道將同日一詞與參將劉定邦

渠家丁黄雄所親見親供者也總兵祁秉忠家丁督兵力戰砍奴賊數千前隊乃遼將孫得功祖天壽等先分左右退走後面馬兵盡逃二總兵死之劉渠將印付家丁黄雄賫出雄哭欲同死渠諭之曰全一朝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頭見渠落馬賊圍數十重死亂軍中祁秉忠中二刀三箭家丁扶掖馬上殺透重圍而出死于途家丁爲收殮扶櫬入關主將既死所損軍兵不知其的數副將劉徵直衝奴陣手刀多賊遊擊李茂春鋏鞭打賊落馬不知其數家丁槍棍殺死多賊茂春中箭落馬此二人者死之最烈者也都

司趙啓禎副將麻承宗遊擊張世顯守備楊春茂千揔王應舉俱同死于沙嶺都司周思堯刀傷鼻梁其中軍張中二箭陣亡軍丁四百餘名遊擊蔡汝賢已將奴賊黃旂兵一枝殺退因遼兵奔潰被圍腿中一鎗一箭陣亡兵四百六十八員名守備李永培中四箭陣亡軍丁二百餘名頗希牧頭重傷三刀臉中一箭陣亡軍丁七百餘名都司僉書丘臣頭中一刀頸中一箭陣亡軍丁六百餘名其餘死者查有不的須行原調兵衙門查核此兵將血戰之情形也○又奏報西平潰陣者爲副將李性忠參將江朝棟高國禎李

承先別鎮周守廉黃鉞遊擊劉恩左輔戴極杜學伸李元勳都司李承先鄧茂林史光裕尤岱許于敬張惟德高岍李慣丘臣吳登雲共三十二員自廣寧不守出城而西者爲副將王光有倪寵參將李湍倉黃中順王鎰遊擊徐璉盧養才陳京杜芳尚志弘高從龍張世胤王藩李朝棟李秉春汪翥陳一元劉雷共十八員都司張景珍張大忠守備楊九經係督臣發援廣寧止到三日劄營城外叛民從城上打銃劄營不住隨而西還此不當以逃論者自閭陽隨經略爲副將孫諫毛有倫吳自勉參將賀謙平四知王秉忠

候一品遊擊李逢恩都司談堯德景國佐共十員調援廣寧不守半途而返者副將竇承武叅將楊應乾陳璐王之楨倪承動五員守廣寧以西各堡因經畧驅民入關各隨回關者為副將王牧民叅將周于才遊擊朱梅備禦劉源清安邦賓承功共十六員俱無罪内周于才領家丁數名力守八里庄仍應論其勞者也副將王光有守廣寧北面至死不開門撫院親筆寫王光有速開北門七字光有始開光有亦應免罪而諸將如別鎮盧養才尚志弘高國禎等夙負戰名宿將難得斷不可弃陳一元始終護衛撫臣患難

不離義更可嘉戴極在廣寧貪縱不法被人告發逃入關内虜人妻女不奉明文擅招遼兵三千餘名自割一片石人心疑懼又經略单騎至一片石人益危恐已經職會同督臣拿問外其他各弁俱有敗奔之罪然法難加衆宜斟酌議法或許立功贖罪至若參將賀謙平西知此二弁者原統車營步兵經臣令其押車砲徐行二弁先奔致車四百輛大砲八百位棄置十三站道傍然將兵四千名入關無一人逃者罪功應准除細打貫耳外如都司吳登雲王謙亨守備張劾祖王詔李思賢此五弁者既望風奔潰又不聽

候處分逕自逃歸法當擬斬張动祖入關領正二月
餉拐逃此决不待時者也劉渠署中軍事戚允成內
丁守備梁邦弼內丁都司郁登雲臨陣而逃律有明
文法當如律重擬外尚有不知下落者遊擊李元勛
都司劉守清守備沈松夏國卿四員名又有叛而降
奴如叅將劉世勳遊擊孫得功劉世功金厲閆印高
忠選黑際盛羅萬言熊鍇楊可大高鴻中黃進索薿
全李維龍劉式章王有功劉元慶蘇應科岳宗太朱
世勳共三十員或素與奴通亦有戀其妻子家業遂
甘淪于夷而不顧總係假以盗刑華逃撫中軍祖

天壽臨陣脫逃藏覓華島捘臣使人招撫待到另行定罪副將鮑承先殘兵皆云戰死關上人傳未死鎖萬金聞河上撈探死之又傳降奴至于入關逃將守備而下極多逃兵十有八九一時稽查籍貫姓名難的俟查明另行具奏正法

王在晉題邊情疏臣聞治天下者　內順治而外威嚴順天下之情則治拂天下之情則亂臣奉　命期於平定安集必先察其情而後默默以爲之調劑顧今之所謂邊情者不過民情軍情將吏之情商賈之情遼人之情西虜之情以暨四遠之情而已昨關外

之民闖關而入者累百萬婦子相挈老幼奔蹌舉足而廬舍盡焚。回首而城闉非舊。膽寒於傳吠。氣奪於狂奔。散逸之神魂收歸不迭。亂離之夢寐過去猶驚。强者思搶。懦者思逃。此邊境之民情也。西平積骼成丘。山海放生有路。操戈拒敵者亡。弃甲曳兵者活。兵未遇虜而懾虜之威。虜不見兵而促兵之步。不歷而自走。無翼而欲飛。此關隘之軍情也。守令故匿其長以求調。將士自呈其短以待參。三協路之內。被糾之將甚多。七百里之間。見任之官有幾。蓋以去危爲厚幸。以被論爲即安。青年巧圖托病。白髮甘就如歸。此

近邊將吏之情也。澤梁之禁雖弛，水陸之珍不至。商屢久絕乎貂參。士女罔餘乎布粟。求之土產既不能供。索之遠鄉卒不能致。藜藿如金。何言珠粒。芻秣增價。安問桂薪。人集五方。市無一貨。此邊方商賈之情也。弱肉逃豺狼之吻。終宵爲鴻雁之鳴。待問家園。恨無情之野火。徒懷明月。無可托之鷯枝。身世流萍。如怨如慕。浮生寄寓。可夏可夷。眼前盡是蒼生。溝底將成白骨。此今日遼人之情也。挾我之賞。飢則附人。畏奴之兇。飽必颺去。結犬羊以信義。寧忘投骨之爭。置虎豹於臥側。或貽噬臍之悔。搬銅運銃。鬭前故示夫

殷勤借牧移屯口外恐戍夫久假猛獸不啞未可爲安悅狃有方聊存玩弄此今日西虜之情也若夫四遠之情則尤有可與若焉術士挾讖緯之誣妄言禍福妖人倡白蓮等教謬托焚修悲 畿輔之役繁興閭左有離鄉之生齒羨京軍之糧獨厚邊關有失伍之戎行流民如蟻孰爲逃難孰爲奸細其人莫辨也飲食若流食在則爲良民食盡則爲寇盜其釁難防也昔之患在外防今之患在內潰欲施之恩而恩不可繼欲示之威而威不可加蓋自大衆奔潰之餘生殺無善術而從關門一啓之後進退未有全謀此

時欲爲守關之計、馬廄空、藥局空、車輛空、銃砲空、甲仗之庫空、細問永平守、撫寧令、則銅鐵無、硝黃無、工匠無、芻草無、豆粟無、再問之沿途有司、則煤坑盡、稭盡、釘灰盡、車騾盡、民間槐榆等木、因造車造營房一砍俱盡。天下之苦同、而 畿輔之苦獨。 畿輔之苦同、而薊永之苦獨。四方搬運、舍永平別無他路。即鐵爲輪、石爲轂、亦無不敝之時。關上應供、舍永平再無近地。即天雨粟、地產金、亦無不窮之理。故薊苦而永始有甚焉。山海以永平爲根本。今殷殷剝削。則根本先摧。邊臣以永平爲室家、今人人思竄。則家室先

洋故欲守山海必從軫恤永平始使一郡之人心如家人父子然患難相維久暫合一情固結而不解變偶至而不驚永平之民脚根站定則薊鎮植其藩而都城藉為障一切征輸不得不緩歲課不得不寬逋賦不得不免倉穀不得不留抽扣不得不蠲參罰不得不恕臣駐蹕關門靜觀時勢默察人情顯微盡是危機上下皆無固志無一物可就手攜來無一事可隨心做去巖墻已成獨立破甑聊以相遺 拜 命之日傳書以囑妻子慨後會之難期強顏以慰僕僮謂息肩之可待而孰知難上加難一至於斯也伏祈

皇上軫念時艱俯憐民隱少寛文法容臣脈脈以運規爲嚴儹供輸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應內有應而必速乘外寇之未臨爲有事之先備厥不負明廷之　任使疆埸之臣可收功於尺寸矣奉
聖旨覽奏邊疆情形朕已具悉卿還督率將吏用心振刷務合機宜使戍守有備以紓朕懷且無負委任
視師尚書張鶴鳴報臣至關之日入里庄以東人烟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朶顏三衞三十六家頭目猍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

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郎素叉罕孛羅勢等前後報稟大都爲遼左全失恐額賞無處出辯要挾講折共欲無厭其奮然欲與奴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歹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沒一墻之外沿邊千里無非虜允無論奴酋即西虜一動隘口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爲第一緊要着數。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聚根住帳口外名爲拒奴實爲挾賞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一帶朶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彼利我

賞終就羈絡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兎憨炒花、宰賽築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虜祖宗俱受撫賞督臣發諭帖數十道虜加額叩拜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之亦似可羈絡經臣王在晉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於指掌諸虜相傳晉爲傾服臣不過從旁唯諾受成而已○又云茂麻灣等處尚多積粮無人敢取各虜運粮至關與百姓糶買換布關上粮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殊爲兩便各堡尚有銃砲各虜護

送載回大砲九十三位衆虜擡砲至海邊船上一時
敖順若可訓養第夷性無常難保其無虞耳
王在晉題臣從抵關到任孤城如斗大中藏梟豕之
人心百事如絲棼外值跳梁之虜勢縣東暨西靡非
强敵自朝及夕未卜安危盖從關門一啓之後非督
臣彈壓於前樞臣監視於後恐勢成破竹焚及燎原
亦安望中外之安堵哉先是臣未至西虜重跰接踵
蜂遞窺關往來八里鋪一墻之外皆爲犬羊臣至諭
所部曰乞賞自有受賞之地切不可令近關令日引
之使近他日却難驅之使遠無奈往時須賞逐日側

有支應今自關以及前屯虜騎充斥人踪斷絕與以牛羊犒以段布賞以酒食非近關不能供給是以就近餌之朶顏酋首浪素徠暈大等八人、率諸酋百餘人、約諸部三十六家、罕孛羅勢大小頭目百餘家、漸次鱗集罕酋意甚叵測、欺我之弱、妄逞憑陵又恃彼衆明肆要挾。其中有一種貪夷、見互市之途絕、貪貿易以資生願我長有此土乃其實意故為我禦寇者什之三。而乘機為寇者什之七也。督臣王象乾深諳虜情與樞臣張鶴鳴多方調劑虜中强梗者督臣馳檄諭之歷數其祖父受 恩受賞世代恭順之狀且

惕之以利害明白開悟虜見諭帖而泣有爲中國撥銅送大砲以素賞者、有偵探奴情、驀地來報者乃督臣以離密雲久彼中亦非無事一聞臣至遂發牌移駐石門虜愕然驚曰經略至賞事不講矣、亟欲解散而督臣遣使諭之曰此經略與我同心爲朝廷者也、爾效順我勸經略與我撫賞一樣。於是諸虜撇運粮食。與山海之人貿易疋布易米數斗。居人利之。掘地得軍器。皆係徐運來討賞賊刼我之馬。各夷獲賊。併馬送還。且請正法。虎酋亦走使前來講賞。傳聞合虜衆十萬與奴酋相搆語雖未的亦不敢不聞於

上也臣等非不知虜不可恃款不可常然不如此則
目前有闖關搶掠之事奴之患在三百里外虜之患
在十里中奴之患在山海一片石等處虜之患極衝
有七十五處次衝五十一處全鎮通大舉五十三處
如破甕盛水處處皆漏急不可塞失此一着 國之
大事危矣今講論已逾半月因索勒太多靳而不許
初七日三更報至鐵場堡北烟火聯絡週圍五里我
既不敢多與以開釁又未可加兵以速禍款事紛紛
未定邊情洶洶可虞而督臣移鎮石門樞臣見臣受
事亦擬復 命臣一人耳才力未可當關耳目焉能

偏於查各隘口邊墻未葺器械未整兵馬未足錢粮未議將官惰窳軍士偷閒臣即控守關門各隘一有透漏爲害匪細須得大臣行邊整頓一番可修築者鳩工應添設者增置臣獲究心于各隘亦得專意於危關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分任其事乃可協贊其成矧樞臣視師奉　勑專責查勘關隘各口未閱遠難報竣中樞巳有閣臣掌握正樞臣從容復　命之時非脂轄趨　朝之日伏惟　皇上亟勑督臣專管撫夷一事仍移蹕關門以便調度樞臣巡行各隘整飭兵戎俟賞事成而後督臣還鎮巡事畢而後樞臣

還[illegible]臣雖不才願與二三老臣同心協力共爲皇
上擔任危疆以副　天子臨軒授鉞之恩至于關事
艱難危迫之狀容臣續疏再悉仰干　天聽臣可勝
悚息懇祈之至奉
聖旨總督官着就近撫賞西夷候事平畢還鎮視師
官查理各口整頓明白方可回部該部知道
御史張應辰疏云頃聞奴酋欲攻山海不軌奸民包
藏禍心瞋目語難或潛往潛來廣結死友或揑造流
言煽惑人心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愴一
聞訛言舉　國若驚欲垂橐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

生將綑載而行慮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澤間有崛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故曰一無足恃也

王在晉題賑遼人疏臣欽奉　簡書有入關遼民務在撫恤防閑沿海間田有可屯種者即以安插其人毋令爲患等語。是生活遼人者臣之事也。其奈天之降割於遼人也。有拋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燒殘之廬舍而不得處。有破壞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髮而成禽。奔者且離鄉而爲鬼。老羸委身溝壑。少艾

轉眼從人臣一路經行見其遷徙無常流離載道其流至真保山東河南等處者人數甚多此皆挈有行資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貧窶無歸不能行路者羣聚薊永一帶州縣投狀投揭於臣動以數百計。其散居村落者且數倍焉。臣批行各屬照部行賑濟然而各屬倉穀無多在庫官銀久罄所謂動支銀穀者幾爲紙上之空文矣。塗羹但可爲戲。而畫餅未可充飢。人臣奉

朝廷之德意拯救生靈不以甘言而以實惠臣安敢漫視

祖宗愛養之元元暴露郊原之。白骨乎況畿輔經春亢暵赤土焦枯近關土著多拋棄地

畝逃竄他鄉有田者且不得耕無田者安能得種倘月間無雨歲必無麰土民百爾憂生客民萬難活命狡者化而爲奸細强者變而爲盜賊攘臂一呼十萬人登時可致黃巾赤眉之事不在異代而在目前不在遠方而在近地臣卽荷戈當關且憂內地之滋患矣今時急着惟有賑濟賑濟原爲戶部之事而計臣向與臣在 朝面議亦曽許諾好生一念諒計臣先得臣心之同伏祈 聖慈發銀拯救容臣移檄薊永天津等道查貧苦流民分別等次造冊申報令州縣分厰煮粥以存孑遺倘有積蠹侵牟貪吏尅減查訪

得實孥究參處其遼生收附各庫世弁收附各衛俾各得所以銷異黨空閑田地聽遼民耕種以爲永業亂離中保全性命以望太平此　王者無外之仁也而臣愚可副撫恤遼民之　專命矣奉

聖旨遼民屢有旨賑恤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行查核務沾實惠不得冐破

三法司會審經撫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起經略原議駐劄山海並無駐劄廣寧字樣鄒都憲元標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　明旨內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今日必須

暫進刑部且○并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于朝廷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苦職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在　朝班之日一躬而散○廷弼自上疏云今初九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

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勑下法司以便遵行○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鞫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鞫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

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軍官毛有倫傳報防守非山湖兵紛紛下山非山去城數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令總兵王國樑李秉誠往諭始知爲湖兵五寨司莫大功李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

皇賞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粮未領也經管官剋減給散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粮薄不能資生願往

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

皇賞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粮尚可問乎四月纔及中旬安見其遲發乎百物騰貴詎獨湖兵受困乎經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　令旗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劄住其大半竟行不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即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撫寧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困乏逃兵就撫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登雲即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斬首又戳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殺押歸原派北山地方屯劄是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競殺傷一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戳傷兵一名相爭相鬪無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葬而兵無主兵被創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楚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鼓譟于出關無遇湖且川湖兵燒紙望南而哭挑動各兵懷鄉戀土之情平時梟勁茂法今又結夥潛奔紊撓軍律留之不為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潰兵進關良奸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權不一。嚮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遥投于彼。傍竊以逞其威。雜出以樹之黨。道將之肘既掣。軍士之情益詭。湖兵瞋目語難。軍中讙傳爲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奈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傍觀者遂惕息而不敢前。自非刼之以威。四千人狼奔鼠竄承薊騷然而　京師且駴聽矣逃兵歸伍不移日而底定則總兵王國樑英銳直前李秉誠恩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嚣孳易萌當臣受事之初卽小試强梁之狀爲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入套中縮朒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不可居西虜交錯于關外驕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機立判潰散之勢卽成線索一提縣人舞弄乘易動之人心爲挑撥之隱術臣于此而識奸宄之人情矣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頸血相濺心神只想狂奔足跟曾未着地有兵如此卽百萬揔歸無用國家空費金錢蓄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甚難不可以圖乘機欵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宰

寡而毋襲充伍之虛名。餉糜增而毋蹈濫觴之積弊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士平。除將元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鈐束不嚴及格鬬傷人目兵暨軍中撥置奸徒兇犯聽臣徑行拏處外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奉

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汰留更番等事便作速議行

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爲首者鞫之云某鄉宦有書招之入京保熊經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諱

之及閱邸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州應募者廣寧失陷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求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　京師先以微言隱隱辨釋其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此時被僇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參逃將照得廣寧之陷經撫道臣逮問者五而總副無一被析楊者四五責萊傭無足膏斧鉞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　祖宗朝于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令以文臣比武臣之

律其究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本朝立法之意而文臣終屬有詞牵辭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不死而文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能賦詩退虜乎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遁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圖報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宥也惟是因敗以為利借逃以脫身玩弄 王章閑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之三尺可容寬假乎內叅總兵達奇勳應稱奪中軍都司王藩遊擊盧養才都司史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還山海總兵賓承武從入關即流寓于天津眞保
之間應行彼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寧當
拿問浙江領兵叅將袁應兆應行浙撫拿解究問固
原遊擊陳愚直亟令彼中巡撫斬首傳至　京師號
令奉
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王在晉又叅管關同知張文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
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　行陝西撫按勘產嚴追
解山海關爲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覩邊報遼人避難入關者至

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徼
背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
流民爲亂殷鑒昭然亟令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
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
可聯保甲爲戎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粮預爲設
處即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爲費更不貲
也年來議論紛嚚人情厭苦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
月章疏如山半爲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
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
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 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爲禍甚于干戈盜賊。今經撫巳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晝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嘵嘵爲哉。今日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粮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巳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　內府一應宜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于目前緊要諸費不

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然眉揔之爲
天下國家計耳○以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直
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
兩賑恤之
興屯田安流民折內庫充軍實此俱在晉所條奏
者惜乎天津屯種董太僕虛冒其名實銷其費發
銀十萬兩晉力請得之而付之不可問今流民所
種之屯安在哉內庫錢粮省直編額甚多量折可
充經費然皆中貴把持側索鋪墊誰能扼其吭而

王在晉題刪冗懲貪疏稱惟 朝廷設官以治事也乃官多而事益亂盖職掌分則無專成之効。事權析則生推諉之端。邇因遼患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力以存遼而遼卒爲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生異議必至爲三年之築。一方而羣使其民寧免夫九牧之嗟。且新設之官廝豢皆從傭募。則體統輕。遝微之地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敝。廪給心紅等費門皁書役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精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偷安。將領伺文臣之

邑極意阿逢文臣掌將領之肘。故為掣勒。彼此牽合遂喪厥功。今山海一片地兵至六七萬。事事皆無條緒般般未有法程向來止一管關主事一管關同知即山石道皆為龐贅何有于監軍司道哉。臣介然處此從來無額編之供應。從來無谷應之人役。建牙于蓆棚草舍之間。與馬牛同混混而已。先是樞督二臣將官兵分為三部守護邊城中部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叅議邢慎言北部屬遼東監軍僉事袁崇煥此三道者斷乎不可少者也然錢粮草料之出納水陸舟車之轉運馬匹駝騾

之牧養須得一監司之兼督而寧前一路雖虜騎充塞俟西虜講賞既定擬發游兵哨守前屯而目前所撫之夷皆寧前受賞之夷則寧前兵備其何可缺乎張應吾雖經樞臣勘擬降用然當遼瀋之初失本官慷慨而直前比廣寧之既陷本官遲回而殿後青燐忽驚遍野雖無保全疆土之功而黃壤猶存故墟要無失陷地方之罪時遭異變情屬可原似應免降以期後效再照遼東雖失而我未可一日以忘遼則西路監軍邢慎言應帶遼海東寧等處職銜遼東監軍袁崇煥應帶開原屯馬職銜寧前兵備張應吾應帶

廣寧等處及粮儲馬政職銜登萊監軍道應帶海蓋等處職銜至于經略之監軍及西平堡、盤山路、中路、南路、廣寧路、及出使朝鮮南路監軍、盡從裁減登萊監軍、亦止存其一天津遼餉併歸兵備道似可兼管、山海關府佐應留應減容臣查議停妥另疏題 請一年之間可省餉銀二三萬裁去各道家丁等役可養兵四五千此皆節浮省費之實事也

南道劉之鳳題今日榆關一線呼吸存亡專在于此守山海正所以守 陵京也欲保守得固須要人心堅立得定臣以為欲固未固之人心當先明未明之

法紀如新經略王在晉近叅總兵達奇勛縱王薔盧
養才侵尅多贓明是猫鼠同眠以軍根爲谿壑總兵
孫顯祖殺屬夷以報功廣寧失陷魂搖膽落乍夜放
妻挐放軍過關奪良馬幾千匹搶刀弓矢器械携戲
子沿途歌唱總兵竇承武冒餉幾千金廣寧既陷遲
留觀望似欲効孫得功之故事都司保世寧詭兵冒
餉縱部殺兵叅將袁應兆領兵不肯出關僅覓流丐
充數虛扣行月兰糧遊擊陳愚直業經部覆出關之
日賞緣免究以此等貳弁馭士卒方且疾怨之唾罵
之疊趣而告訐遂不敢詰問尚望其能行法于行伍

而使就我約束哉人但知大兵之潰敗者起于法令之壞而不知法之所以壞而不振者因貪將之自壞而不能固人心也若不一一參勘即爲處分何以振綱飭紀剔蠹懲貪願 廟堂之上早計而力行之庶人心早知儆惕邊事早知振刷所全于危疆者大矣

刑科張鵬雲題職在刑言刑竊見法度凌夷至今極矣從來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廣寧之潰倘有二三大將提師督陣奮不顧身豈遂決裂至此而望風犇逃諸將與經撫同遼瀋失而逃之廣寧廣寧失而逃之山海則諸將較經撫更有甚焉胡以置諸將于不問

職方欲具疏特糾適見經略王在晉有查參奔逃貪縱將官一疏。殊快人意。抱頭奔來賍私狼籍而止于削籍不適遂其奔願乎主將不固守如達奇勛者何以解于此律豈法可行于經撫獨不可行于武弁乎恐天下謂　朝廷從此無法也

御史潘雲翼題稱河西潰陷全遼陸沉以至重之地處至危之勢當至急之時經臣抵關以來勠力勛勷。嘔心籌畫行將漸有次第。據其前後諸疏。矢口迫切累牘艱危。蓋有不勝累卵之形勢然之歎者。皇上誠思以山海之勢若此奴酋之勢若彼幸不來耳來

豈有幸哉職爲今日之計志宜定而不宜亂則莫若畫地而守兵貴精而不貴多則莫若蕑兵而練權宜重而不宜輕則莫若選將而任事宜實而不宜汎則莫若擇人而理山海斗大一城官如蝟集事若絲棼蓋維官多以致事冗。今日不若無官。而若多官。不在官少廢事而在官多壞事。此誠有見之言經臣刪冗一疏謂遼患作而設官多欲藉衆謀衆力以存遼卒。爲衆官所斷送語更痛切。職目擊時艱中懷長慮國勢人心日見危疑抗揑之狀邊籌○廟算不改因循延緩忘歲握火抱氷其何容臣亦以眼前救急之策

中外實落之圖要無先此誠能防守力爲圖維兵將大爲整頓夫然後羈縻西虜方無玩我之心聯絡朝鮮益堅效順之志又將在內一應軍馬錢粮甲仗火器等項勤施不匱以濟急需在外一應修城濬壕建烽築臺等項明作有功以收實效則山海重地尤泥可封而蠢茲逆酋又豈上廑　聖主東顧之憂哉

兵科朱大典疏云竊惟古者寓兵于農平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爲伍兩卒旅之衆田野倉庾之積蓄即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今榆關一檣之外便爲虜穴經臣王在晉遠見定識力汰冗兵所省

粮餉不貲見在實兵六萬派守猶虞不足誠于近畿郡邑各練土兵數千以壯聲援節節設防處處扼要彼虜騎安得奄然長驅哉伏乞 嚴勅各撫按督率守令勤期舉行所裨于防馭征勦不淺矣

王在晉題撫賞諸夷其屬夷 來守關外也始于罕孛羅勢之窺犯一時聲勢甚大塞上人心悚悚皇皇若朝夕不能自保者臣差加銜都司閻守信通官王擒胡往諭又差番僧喇麻王三吉八藏遊擊守備等官張定王朝宗再往諭宣布 皇上威德罕酋憣然省悟懷我好音自云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自嘉

大等受了　天朝撫賞厚恩五十餘年今遼東欲剿
殺奴兒哈赤我願出力報効務帳房三百頂傳調朶
顏猍輩大等帳房一千頂同去哨守山海關外此屬
夷守寧前之因也臣惟廣寧旣陷數百里間虜騎充
斥路無行禽河西音耗不聞久矣自各夷入邊以來
遊騎來往遠哨連山皆諸虜爲我引導寧遠城中卷
察冊籍銅斤大砲皆諸夷爲我負載米豆高粮灌輸
榆關人無枵腹皆諸夷爲我撇運其最切要者樵採
燒造修築挑窖斧斤尋于山林畚鍤狎于原野不可
謂非諸夷力也猍輩大于諸酋中最稱驍雄而諸酋

亦咸聽其願指戍守關外發蹤者雖罕孛羅勢而追隨者。犇酋之力居多但其初來也只言報効　朝廷。絕不道及賞之一字。既則討接風祭旗矣既又討舊賞矣繼又討新賞討部夷月糧且欲比招募之例矣夷性犬羊谿壑無厭臣等槩不之允諸夷請討不已。四月十五日臣與督臣進諸夷演武塲宣布我　皇上德意許以舊賞其新賞與諸部夷之犒賞一絲一粒一分一毫槩未敢許夫舊賞者載在冊籍歲額之撫賞也。迎風祭旗各堡軍民懼其蹂躪箕斂之私賞相沿已久亦舊賞也。新賞者炒喇嗔諸部台吉與猛

顏諸酋之子若孫向來無賞而朶顏之裔蟠于哈喇慎者皆得稱尙不浪昔也幼今也壯矣昔也卑今也尊矣無者靳于有有者靳于多涎垂順朶遍相加也曾何厭之有臣再惟新賞雖不可加而亦終不可裁然終止者也部落窮夷雖不可盡如所請而月犒以奬其勞亦情之必不可終已者也譬之養鷹可以飼然懷我亦可以颺去依人懷我則肯為我用依人則將為人用至于為人用而天下大事不可復收拾矣狠于終是野心鳩目竟亦難化一去一來介在呼吸不可不慎者也臣度虜情形又度我時勢不得不借

虜爲用又不敢必虜之終爲我用卽終肯爲我用而我亦何可終恃虜以爲用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如魚者之釣吞舟椎牛爲餌投于萬仞之淵一入其口欲吐不肯欲去不能而後操縱在手庶可以制其死命而惟我所用雖然薊鎮三歷環二千里隘口數十虜騎在在皆可躪入爲我腹心之患奚酋山海諸酋之舊賞新賞部夷之移帳犒賞亦非虛擲不徒禦外侮亦以杜內萌也況諸夷之來也枕戈臥甲亦云勞矣露宿風餐亦云苦矣酬其勞苦量與些微譬之飼犬然投骨于地欲其司守而吠盜也脫也不投且有

豎指之虞已諸虜之來名雖恭順慕義豈其果出眞
心無亦利漢財物姑帖耳搖尾乞憐于我者乎就其
求而羈縻之爲力甚易待其去而招之爲費滋難茂克
濟矣猓酋之死無足爲異第其來也保護關門爲
王事而來也其歿也死于軍中爲　王事而歿也借
其劬勞之名量示優恤之意彼既護我藩籬我亦何
惜惟盖卹其死者勵其生者亦今日當機一着也○
一酋虜運河西弃米經略復差官括各島存粮抵關軍
餉不絕其夷人發遼民窖藏米粟聽山東居民以布
易粟米無濕米販濟遼官遼生暨流民入關者多寡

釐給關內難民俱各安堵其大將軍滅虜虎威等砲銅鏃遺械及衙門卷宗等件夷人俱送至取賞欵虜夷關聲勢大震奴酋膽懾亟棄新城以圖固守遼將祖天壽向踞海島亦聞風思附

河西失陷經撫爲仇。其視中樞亦如仇各分門攻訐晉以抗言取憎其推經畧也必欲置之絕地謂萬分不能自免也晉亦矢必拚命慨然直任不請帑以矯其用帑。帑之多不請兵以矯其調兵之衆不從餉以矯其耗餉之濫沙汰冗負以矯其用人[illegible]之濫。[illegible]倉[illegible]以矯其轉運之煩誓衆堅守以矯

其弃地之失大爲時論所嘉與遂爲羣黨所側目必欲與敗同事而後始快其忌心孰知彼蒼憐佑諸事瓦全獲逭罪戾其始渊兵之鼓亂本兵張公執訊戎首謂長安某某貽書情事甚確而予隱忍不發以消大釁於是妬我者無計可施而簇擁樞輔行邊襲其成事害其成功人謀如此遼事安得不決裂哉

經略設局開平委主事沈棨鑄造軍需就近取煤以省運價

南科徐憲卿奏稱年來最病痛處在多設監軍多則

徒使將領分心於支移營精於迎合昔李郭不世出之將一監以魚朝恩而猶不免敗況庸將乎新推經畧王在晉雖不以揮霍吮口凌厲示長臣知其品端心慎決不以封疆爲戲者臣見正月間奴酋過河闖上去廣寧有幾塘報斷絕購探無人今中前屯所等處猶未陷没近報朶顏西虜俱往住牧雖曰借名守邊恐非持久長策則關以外我無一人一騎敢出矣此何等地何等時尚不蚤爲之計耶外閒朗先報奴子被殺或借以文其不能進兵之失而未必真報梁之埂鐵山島壞船不過爲支銷三十萬餉之地而未

必確此總於遼事交關當查催以助毛文龍之一臂者也

遼事實錄卷之八終